

Matthias Zschokke

字 母

Die Alphabeten

Chinesisch von Wang Ge,

Peking 2002

Alle Rechte vorbehalten, insbesondere das der Aufführung durch Berufs- und Laienbühnen, des öffentlichen Vortrags, der Verfilmung und Übertragung durch Rundfunk und Fernsehen. Das Recht der Aufführung ist rechtmäßig zu erwerben vom:

All rights whatsoever in this play are strictly reserved. No performance may be given unless a licence has been obtained. Application for performance etc., must be made before rehearsals

begin, to:/ 保留所有版权，特别是专业及业余演出的版权、公开报告、改编电影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的播映版权。

Gustav Kiepenheuer Bühnenvertriebs-GmbH, Schweinfurthstr. 60, 14195 Berlin, Tel: 030-8231066, Fax: 0308233911, E-mail: kiepenheuer-medien@t-online.de

Die Rechte an der Übersetzung liegen bei:/ 版权所有：

Wang Ge, Deutsche Fakultät

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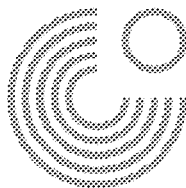
2 Xisanhuan Beilu

100089 Beijing

Postbox 8936-24

Förderung der Übersetzung durch: / *This Translation was sponsored by:/*

翻译赞助：歌德学院北京分院：



GOETHE-INSTITUT

字 母

1992 年格哈德·豪普特曼奖

作者/马蒂亚斯·萧克

字 母

剧中人物：

女 性：苏珊娜·瑟瓦尔（获奖者）26岁

女警探（巴腾斯贝格）49岁

柯兰茨女士 67岁

夫人 63岁

女人

老妇人

护士

男 性：萨姆埃尔·席特博士（单身）47岁

年轻人（马丁）22岁

罪犯（弗里茨）43岁

乐团团长 59岁

男人

酒保

顾客

邻居

公务员、砖瓦工、集市游客、病人、医护人员

乐师

地点： 一城市

时间： 当今

第一幕

在改建成文化中心的哥特式教堂里，背景左右各有一扇边门，前景外侧左边靠近舞台灯处有一男厕所，右侧对应有一女厕所，两者都是剖面布景，所以观众可以看见厕所洗手处。在女厕所旁边还有一个出口。

中午，灯光从窗口斜射进来，教堂的长凳上坐着贵宾（柯兰茨女士、夫人、乐团团长）年轻人和女警探。

乐手们坐在讲坛后，正在演奏一支曲子。萨姆埃尔·席特博士独自坐在乐手旁边。

音乐结束，掌声响起。

席特博士：（站起身来，对乐手们）非常感谢。（对其他客人）我不想再绕弯子，下面让我们

请出（做出手势，将大家的目光引向门口）我们的获奖者苏珊娜·萨瓦尔！

（左侧后边门打开，强光射了进来。苏珊娜在一位穿着黑色制服的拘谨的公务员的带领下，步入教堂，走向讲坛。公务员站在讲坛的一侧。）

席特博士：（与苏珊娜握手）我希望，我们的期望不给您造成任何压力，您只管随心所欲，

一如既往，不要在意我们的挑三捡四。请允许我多说上一句：通过您的作品，

我知道了最好的保全之策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。我代表全体评审团感谢您的优秀作品。祝贺您。

(苏珊娜深深鞠躬，随后面色苍白站直，好像上台领奖是上断头台或是绞刑架。席特博士再次坐下。)

苏珊娜：(急促而忐忑的)尊敬的先生们、女士们，我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把该奖颁给我，这是一份殊荣。有的人靠背负东西生活，从一处搬到另一处，比如说运煤工；另外一些人靠把自己从一处背向另一处生活，比如背负名誉和奖项的人。生活就是这样充满着迷团。

(贵宾们把跷着的二郎腿从一侧换到另一侧。)

苏珊娜：靠获奖维持生计和创作是份稀有职业，如同以在前室内灭蟑螂的和田间灭鼠人的职业一样少见。而且靠奖金创作和这些职业一样，都不是什么体面的行当，与所有没过教育的人打打零工一样收入微薄。靠奖金写作的作者和捕鼠人、灭蟑人一样正在绝种，后者的职业已经被杀虫剂和灭鼠药所替代了。

(贵宾们把跷着的二郎腿从一侧又换回原来的姿势。)

得奖也不是什么难事，我们的任务无非是扛着公众的愤懑，趾高气扬的在公园里、林荫路上兜售。

(贵宾们把跷着的二郎腿从一侧换到另一侧。)

获奖者无法自己选择朋友，今儿是这个，明儿是那个，要看颁奖人是谁了。这造成我们的不稳定、朝三暮四、情绪不定，经典意义上的友情甚至是有害的。只有我们年老退休后，才会得到尊重，白发苍苍的获奖人是很让人感动的。所

以，通常获奖者都渴望老年。

(贵宾席上显出有些不耐烦，再一次将二郎腿从一侧换到另一侧。有人清了清嗓子，乐团团长擤了擤鼻子。)

我一直在努力，让自己能够受之无愧。

(贵宾们把跷着的二郎腿从一侧又换到另一侧。)

我是当之无愧的！我迫切的希望能够继续获得各位的支持，而且我要指出的是所有的获奖者都有他最平常的一面：吃喝拉撒、卫生纸、鞋跟什么的！我就此告辞了，就到这儿……

(尽管她非常集中精力，但还是没有想出要继续说些什么。她鞠躬，匆匆的离开讲坛，从她进来的那扇门又走出去，离开教堂。公务员犹豫了一下，也跟了上去。这时在场的人稀稀拉拉的鼓掌。

年轻人和女警探通过右侧边门离开教堂，乐手开始收拾乐器。贵宾们一边聊天一边向右侧走去。)

柯兰茨女士：她难道就是本季的第一名？一无是处，不是吗？已前的人们言语要有趣的多，至少可以把经历说得更丰富些，品味不同，但总有点儿噱头、亮点。过去上台讲话的人总会准备些幽默的段子，把故事讲得惟妙惟肖。瞧瞧今天……

乐团团长：乏味透了，毫无文采。这些年轻人总想过全新的生活，比如说像蟾蜍……或者……或者像鸟儿！对！像……候鸟！仅仅是因为老一辈飞到了南方，他们非要拧着劲儿，往北飞。不是每一代年轻人都这样想的！人毕竟是有规矩的动物……

(乐手们通过左侧出口离开教堂)

夫人： 总提过去可不明智，过去也好不到哪儿去！我一直认为过去是不同的，有可能是老人错了，没品味。可是，我的丈夫总说：好死不如赖活着……

(她们一边说着话，一边从右侧离开教堂。只有席特博士留在那里静静的等候着。)

女警探从右侧走进来，四处张望。打量席特博士，假装她仅仅在观察教堂里的设施。)

席特博士：(有些不安) 其他人都在外边的回廊里吃自助餐……

女警探： 我知道。(停了一下) 那么您呢？

席特博士：……哦……

女警探： 您在等人吗？

席特博士：不，……不，我……

女警探： 在等弗里茨？

席特博士：您……您怎么知道的？……您认识他？

女警探： 他让我告诉您，他不能来了。我是他的姐姐。

席特博士：(笑着) 真是太好了！您在警察局工作？！(很郑重的) 女警探——罪犯的姐姐！

太有意思了。(笑着) 太有意思了！(取出一个笔记本，在上面记下什么东西。)

我正在写一篇论文，关于良好的市民环境中如何产生出犯罪的。弗里茨一定给

您讲过了……绝妙的开头！

女警探： 的确少见，我忍受这个已经很久了：做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的姐姐。一个规规矩

矩的公务员和喜欢冒险捣蛋的弟弟……也无所谓，全人类皆兄弟嘛，没什么大

不了的。

席特博士：(心不在焉的记录着)总是考虑别人是谁，而忽略了自己，.....我了解.....(很放松的)我可以知道弗里茨.....？

女警探：他藏起来了。

席特博士：啊，是这样，他确实应该避避风声。

女警探：(不停的说着，这时席特博士不时机械的嗯嗯呀呀的嘟哝着。)以前我会因此为自己感到羞耻。仅仅因为我是他的姐姐，就要处处碰壁，遭到排斥。当我在镜子里、橱窗玻璃中或别人的眼镜里我看到自己时，都觉得恶心。我恨自己这张脸，毫无特征，它是这样的渴望描绘。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脸孔无法被替代，它就是自己，不需要任何附加说明。而我的脸却是那样的容易混淆！瞧雷同的鼻子、眉毛、嘴、补过洞的牙齿、头发帘、脖子、这些像幽灵一样的脸孔！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？要在这儿生活！(指着脸上的一道疤)这是我拿一把刀片儿自己划上去的，那时.....

(苏珊娜从左侧的边门走进来，不声不响的进到男厕所里。席特博士和女警探专注的聊天，没有注意到她。)

席特博士：当然，当然，我了解这些。我才想起来，我甚至不知道弗里茨姓什么！弗里茨的名字就是罪犯弗里茨！人们已经适应这样称呼了。所以我还不知道您.....

女警探：您明白了，就是这样，在我身上唯一不寻常的是，人们永远不会适应我！我永远是个替代品。别人见了我会紧张，想离开.....

席特博士：不，不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我总是这样东张西望的，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.....我

很有兴趣听您说……

女警探： 我看得出您在想什么，您心里想：她什么时候才能说完？我怎么能脱身？人们可能没有耐心听我把话说完，就总想了解点儿别的事儿，到底想听什么呢？！我已经习惯了作一个替代品，好的替代品比糟糕的原件要强。我对自己说，作个一流的警探比作二流的作曲家要强，我甚至开始慢慢接受了自己：如果人们和我一样就不会失望……

席特博士：(似乎想要从右后门走出，去回廊的用餐处) 很好……但是这和我的情况不太相符，相反，我……

女警探： (没被打扰，继续着) ……尽管原件更畅销，也更抢手！但是后者更让人吃惊。

(年轻人通过右侧前门走进教堂，横穿走向男厕所，手中拿着餐盘和酒杯，发现门是锁着的，就走向女厕所，并将门锁上。席特博士和女警探在背景处没有注意到他，他们俩人一边说话一边向出口走去。)

女警探： 我们部门的人对我都不错，想讨人喜欢并不是一件难事，只要保持透明度就行了。我在这对您发牢骚的时候，才发现其实我是挺让人羡慕的……

席特博士：(越来越不耐烦，下定决心) 请您原谅……

(席特博士径直走向男厕所，把女警探单独留在原处。女警探尴尬的站了一会儿，离开教堂。席特博士走进男厕所的洗手处，晃动紧锁的厕所门把手。)

男厕所 席特博士：哦，对不起。(等待)

(右侧前门夫人手拿香槟酒杯走进教堂，走到女厕所的洗手处，也晃动紧锁的厕所门把手。)

女厕所 夫人：哦，对不起。(离开厕所，走出教堂，过了一会儿，柯兰茨女士从同一个门走进来，手中也拿着香槟酒杯，把酒杯放在教堂长凳上，走进女厕所，晃动门把手。)

柯兰茨女士：哦，对不起。(等待，过了一会儿，在她和席特博士同时等待的时候，柯兰茨女士越来越不耐烦起来。)

您好，您觉得不舒服吗？

男厕所 席特博士：(恳求的语气)请您快点，我很着急！

女厕所 年轻人：(从里面)我没有不舒服，谢谢！我呆在这里才舒服。

柯兰茨女士：(生气的走到门口，张望着，似乎要验证她是否在女厕所。)

男厕所 苏珊娜：(从里面走出来)您请用……

席特博士：是您？！(很尴尬的笑着)对不起，我可能是……

苏珊娜：您没弄错，这是男厕所。我总喜欢上男厕所。没有那么挤，反正我在里面就是闲呆着。

席特博士：非常感谢，我并无恶意，但是我认为你这样恐怕是结交不到什么新朋友的。对不起……(走进厕所，苏珊娜等待。)

女厕所 柯兰茨：(再次走进来，对着门说)我请您立刻离开女厕所，这可是女厕所！听到没有，我叫柯兰茨！

年轻人：很荣幸认识您。(依然呆在里面。)

男厕所 席特博士：(走出来)非常感谢。您真的说呆在里面不错？或许地方不太合适，我

也说不不好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建议您在客人们中露露面儿，走动走动……

苏珊娜：我不能、不愿意、也不打算这样做，我觉得这儿很好，安静、凉快。我就想呆在这儿！(她把席特博士推到一边，又一次走进厕所，把门锁上。)

女厕所 (夫人走回来，进到厕所洗手处)

柯兰茨女士：里边有个男的。

夫人：什么……(敲门。)这可是女厕所！

年轻人：(不吱声，依然呆在里面。)

(乐团团长从右侧后门进入教堂，手中拿着一个餐盘。席特博士刚好离开男厕所，乐团团长看到了他。)

乐团团长：啊，厕所原来在这儿！(径直向厕所走去)

席特博士：里边有人。(他从乐团团长身边走过，从右侧后门走出教堂。乐团团长走到洗手处等待。)

女厕所 柯兰茨女士：(大声叫道)这一切真是太好笑了！(再一次晃动门把手。)

男厕所 乐团团长：(等了很长时间之后)里面有人吗？

苏珊娜：有人。

乐团团长：对不起？这可是男厕所！您能出来吗？！

苏珊娜：对不起，不。

乐团团长：什么是不？！我要求您出来！这可是男厕所！而且也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呀！

苏珊娜：我愿意。

乐团团长：这就由不得你了！（试图使劲儿打开门。）

女厕所 柯兰茨女士：快出来，不然，我们就找管厕所的人了！（她与夫人一同离开厕所洗手处，从右侧走出教堂。）

男厕所 苏珊娜：您要干什么……！

乐团团长：原来是您？！（揪着她的耳朵，把她拽到洗手处。）您背着我们在这儿舒坦呢？！
先是出言不逊，然后敷衍了事，粗鲁不堪！还把男厕所给占了！

苏珊娜：请您马上走开！

乐团团长：把颁奖典礼搅得一塌糊涂！（还和之前一样揪着她的耳朵，像管教一个淘气包一样把她拽到教堂当中来。）能让您高兴是吧！

苏珊娜：（挣脱出来）您放开我的耳朵，您这个多管闲事的人！

乐团团长：（很冷酷的，一遍一遍的说）多管闲事……多管闲事……（走进厕所）我可不吃这套！

（两位女士又从右侧前门走了进来，一脸无助的样子。）

夫人：也不知道到底谁负责厕所……

（苏珊娜气愤的从两人中间跑过。）

柯兰茨女士：（给她一记耳光）您，您这个疯丫头，听着，不要觉得自我感觉良好，在这儿惺惺作态，我们不吃这一套。

夫人：（也给她一记耳光）这个自以为是的蠢东西！我们会收拾你的。

苏珊娜：（莫名奇妙的）什么？当然我的另一半脸也可供你们消遣，但是我不接受的东西，你们怎么敲打也没用。我根本搞不懂你们。

柯兰茨女士：您今后也不需要懂，我们会让你有好看的。

夫人：快走开，您这个扫帚星！（对柯兰茨夫人）今天的酒好像经过硫化处理了，有异味。

柯兰茨女士：一定是，我觉得喉咙发涩。如果嗓子痒的话，那么一定是喝了爱上头的葡萄酒……

（她们一边说着一边从右侧走开。苏珊娜站在那里，然后向左侧出口走去。年轻人从女厕所溜了出来，跟着她。）

年轻人：是您刚才在男厕所吗？您在厕所也能自娱自乐？

苏珊娜：（吃惊的）没错儿，怎么啦？

年轻人：女厕所装修得相当不错，空气清新，而且也很凉快，挂钩上还有衣架……

苏珊娜：是啊！装修豪华。

年轻人：要符合这种场合嘛，我喜欢颁奖典礼，就好像学校的毕业典礼。一旦某个人得到了点什么，就必须做出格外高兴、格外感谢的样子。每次都很兴师动众，很热闹，也有点儿让人觉得不安。——您今天说的话有点儿语无伦次，是不太在状态吧？！还是太知识分子气了？

苏珊娜：有可能。——我的感觉不太对劲儿。

年轻人：对了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马丁（伸出手，与苏珊娜握手）

苏珊娜：很高兴。

年轻人：我认为您最好不要参加什么比赛。如果您想跟着玩的话，就得物以类聚，不然就被别人当猴儿耍了。

苏珊娜：对，对，对。

年轻人：这就像是一个漩涡，如果您不能绕开，就会和其他人一样被卷进去。毕竟您还是个小字辈儿。

苏珊娜：（简短的）我需要钱。

年轻人：丫头，钱不难挣。像我，作为观众点缀一下会场，总是能派上用场的。比如说，今天我就出演你的观众，如果整个颁奖典礼没有我们这些被雇来的看客，会是什么样子？！之后，我还会表演小丑（从包里拿出一个小鬼面具），这儿也可以赚钱。比你得奖赚的也少不到哪儿去。（想要往十字回廊处走。）

苏珊娜：您的想法很正确，但是我现在不想干这些。我惨透了。对不起，我让您失望了：其实我只会写作。

年轻人：我只是想让你出来晒晒太阳，吃点儿东西，出来晚的话恐怕就只剩残羹冷炙了。难道就不能不接受这个奖？！如果他们非把奖白送给你的话，你也别生气，不要就成了！

苏珊娜：我在讲坛上已经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。

年轻人：现在你还什么都没吃呢，在这儿生闷气……多不值啊？！干脆拒绝，离得远远的……

（席特博士从右侧后门向里看，看到俩人，走了过来。）

席特博士：（对苏珊娜）您有时间吗？（对年轻人）请原谅。

年轻人：——

席特博士：(把苏珊娜引向一边。年轻人溜达着去吃自助餐了。)您别在这儿闲呆着，您可是今天的主角儿，不必和这些跑龙套的闲聊。我知道公众是很挑剔的，但是您也不是每天都得受这份罪。跟我来……您怎么出了一身汗？

苏珊娜：我还是小字辈儿！他说得没错儿，完全正确，千万别跟颁奖这事儿沾边儿！

席特博士：那个小伙子？肯定又是一个想入非非的人？

苏珊娜：——

席特博士：您读的书太多了，太阳春白雪了。我不认为你是有资本去处处唱反调儿的阔家小姐？

苏珊娜：？

席特博士：您需要这个奖金，对吗？

苏珊娜：我也可以干点儿别的，反正……反正我可以干别的活儿挣钱，真的……

席特博士：为什么？(关切的望着她)我可以设想你做一个邮递员。很容易，或许你也很愿意做。当然，最好是你能每天负责给我送信。但是邮递员的工资和获奖的奖金有什么区别吗？钱就是钱！难道您也会像拒绝奖金一样不领工资，我想您还没款到这份儿上？

苏珊娜：这是……怎么说呢？刺激……蔑视……挖苦……？(吱唔着)

席特博士：(补充道)您是说讽刺？我不这么认为。您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话，相信我们。即便你不能超越世俗并远远的摈弃它，也并不证明您赞同它的速度。您要多

考虑一下，那年轻人为什么给您出这个主意。或许他自己有一大堆遗产，谁知道呢？——您想走吗？

(他与她一同走向左侧出口。女警探从右侧前门走进来，走向女厕所。席特博士和苏珊娜离开教堂之前，从后面右门走进戴着魔鬼面具的年轻人，他用一阵怪异的狂笑试图吓唬正在出去的席特博士和苏珊娜。)

年轻人： 我是魔鬼，专做那些人人梦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。

席特博士：(纠正道) 是人人梦想做又失之交臂的事情，您是想引用这句话吧？

年轻人： 是这样！当然！人人梦想做又失之交臂的事情，很合逻辑。(走掉了，不断重复着) 是人人梦想做又失之交臂的事情，人人梦想做又失之交臂的事情，人人梦想做又失之交臂的事情。梦想、失之交臂，梦想着失之交臂，屁话！反正是些哗众取宠的小把戏……

席特博士：您想向他一样表演小丑？——别傻了！您只管写作，心安理得的获奖。

苏珊娜： 关键不在这儿……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个误会！每个人都和他一样 (指着那个戴面具的年轻人)，也包括您！我们都披着面具、戏服。我则披着获奖者的戏装——胡闹。其他人穿着那些老式的礼服，满身的老朽气，所有这一切都那么不搭调，我们都显得可笑极了！

席特博士：(看着她，停顿了一下。) 这就是生活，在您之前就已经上演过若干次了，没有理由因此绝望。您这个幻想家。

苏珊娜： 连一点儿新的组合都没有，一切都事先预订好了！您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因为无法做一个真正的人而感觉可怕？！一切都是表演，在表演人。我不是获奖者，而

是表演获奖者的演员。我们这群跑龙套的奔波于舞台之上，而不是奔波于生活之中？！我没法儿演这个角色，尤其这个更不行！我也没时间来表演。

席特博士：(看着她，停顿了一下)也许您说的对，也许根本不是这样。为什么得奖会让您害怕呢？让我们走过去好好表演一下：您演获奖者，我演评审团主席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如果您觉得拘束，不知道说什么，我甚至可以给您提台词，好吗？

苏珊娜：(两腿交叉站着，一边出着汗)我的心情不好！不愿意……(从左侧冲了出去)

席特博士：(冲着她)不管怎么说，您的书写得相当好。(跟着她出去)

(女警探从右侧前门走出厕所，碰到了正在走进来的乐团团长、柯兰茨女士和夫人。)

夫人：啊！这不是我们专门负责谋杀案件的女警探吗？(瞥了一眼女厕所，发现里边没有人，就对着另外两个人说)里边没有人。(对女警探)见到您很高兴！请允许我介绍一下：乐团指挥的夫人柯兰茨女士，这位是刑事案女警探巴腾斯贝格……

柯兰茨女士：很荣幸认识您……报歉……(走进厕所)。

女警探：(很吃惊的)为什么是巴腾斯贝格？

夫人：这个名字很适合您。

女警探：太好了。为什么不是巴腾斯贝格呢？

乐团团长：您是负责谋杀案件的女警探？！

女警探：对，这个称呼比实际工作要显得更血淋淋些。我的职业和人们想象的一样，只是没有那么恐怖。我倒应当叫个克拉拉之类的，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意思，我的日子是这样昏暗，不可预料。(笑着)以前我会因为这个感到很郁闷。

夫人：（对乐团团长说）她倒是蛮低调的，（对女警探说）是不是？女警探。

女警探：根据经验，人们先是很高兴看到我，因为我在他们的生活中表演一种不同寻常的角色。然而，这种兴奋会立刻减弱，因为我与他们从电影中了解到的我没什么不同，而且还会更乏味些。

乐团团长：顺便问一下，您对艺术感兴趣吗？迷人的艺术！

女警探：在业余时间我对艺术很有兴趣。我最喜欢诗歌，我有一套非常舒服的书桌。我最喜欢压韵的诗，因为我崇尚秩序。有的时候我甚至愿意帮帮同事，维持一下交通秩序。

乐团团长：可惜我们今天所感受的艺术已不那么具有美感了……

夫人：简直是微不足道……

柯兰茨女士：（刚从厕所中走出来）甚至下流……

女警探：我……（席特博士从左侧后门走回来，想要上厕所。）

乐团团长：（冲着正在走进来的席特博士说道）我们正在谈论您的获奖者！您是怎么把她挑出来的！——这个小姑娘应该多吃点牛排！——以后得给我们找出点拿得出手些的获奖者，不要找这么神经兮兮的研究生。

席特博士：您就等着瞧吧。

柯兰茨女士：这简直太没意思了，这样的……这本来应是一个颁奖典礼……一个庆祝胜利的宴会……

席特博士：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人都懂得胜利，但很少有人懂得如何写作，您必须要决定哪个

对您来说更重要。(刚刚才发现) 请原谅 ,您不是著名的指挥家柯兰茨的夫人吗 ?

夫人 : 真让人不舒服 , 总是这样 : 您不是那个优秀的第一小提琴柯兰茨先生的夫人吗 ?

对 , 对 , 对 ! 我当然是.....

女警探 : 我也.....

乐团团长 : 我觉得能沾点儿名人的光是件很体面的事儿 , 我就经常在自我介绍时说我与著

名指挥柯兰茨先生在同一个人乐团共事.....

柯兰茨女士 : (纠正道) 您是指挥的老板。

席特博士 : 柯兰茨先生是位才华出众的人 !

柯兰茨女士 : (简短) 那是当然。我们认识吗 ?

席特博士 : 哦 , 请原谅我的粗心 , 我刚刚想起要自报家门 : 萨姆埃尔·席特博士。——我不

太喜欢我的姓儿 , 但是也改不了了。——请原谅。(走进厕所)

女警探 : 他觉得他的名字有些拗口 , 所以他很少提自己的名字。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因为害

怕而不敢提自己的名字 , 怕自己的名字跟同名同姓的人搞混了而被杀掉。这真是

难以置信 , 因为误会而被杀掉 , 今天一切都是可能的。人们都是这样.....

乐团团长 : (对女警探) 一位名副其实的负责谋杀案件的女警探 ! ? 太有意思了 ! 您现在正

在办什么案子 ?

女警探 : 简直不值一提.....

乐团团长 : 好了 , 别瞒着我们了 ! 我对谋杀案特有好奇心。

女警探 : 啊 ,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您一定在报纸中看到了在城北的生日晚会上的事

儿.....

乐团团长 : (强调的语气) 在生日晚会上 ?

女警探 : 在失业者比尔吉特·克劳泽的一室一厅的公寓里 , 克劳泽女士的男友——31 岁的海克·斯达克 , 也是一个无业者——您一定在报纸中读到了吧——被杀了 ? 人们在晚会上一致认为斯达克先生非常烦人 , 必须消失 ? 所以斯坦因曼先生就从地窖里取出了斧头 , 并用它把斯达克给砍死了.....

乐团团长 : (强调的语气) 不可能吧 ? !

女警探 :雷丁先生同时用刀也刺向斯达克.....

乐团团长 : 不 !

女警探 : 斯达克先生死后 , 参加生日晚会的客人一块儿把他切碎了 , 装进塑料口袋里.....

乐团团长 : 不 !

夫人 : 他们在哪儿弄来那么多塑料口袋 ? ! 难道串门儿事先还准备好了塑料口袋 ? 真是荒诞。

柯兰茨女士 : (对女警探) 您从事的事情可真够平常的 ! 就靠这个生活 ?

女警探 : (尴尬的) 我说过的 :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.....

柯兰茨女士 :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乐趣。我觉得当今的人们非常无趣。到处都是些引起变态的病毒.....真是糟透了 ! 所有的人像是一滩臭水沟 , 臭气冲天 ! 所有的庸众 , 尤其那些前东德的 , 我一想到就觉得恶心。就原谅我 , 但是我不能什么事儿都报以理解、和宽容。我觉得理解万岁是一个违背自然的口号。人们总得有点儿限度 , 不

管在哪儿，得有个限度。

女警探：那么，我……

夫人：您说的完全正确。不能太手软，太面……

柯兰茨女士：(对女警探)您可能有不同观点，——我们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……(对

夫人)我饿得厉害——您和我一块儿去吗？

(两人从右侧走开，去吃自助餐)

乐团团长：(想继续听谋杀案的故事)后来那些塑料袋儿怎么啦？

女警探：(机械的)他们在第二天想通过租来的卡车把袋子运走并销毁，但是邻居发现了

异样，密切注视，并通知我们，所以我们得以在聚会现场逮捕了参加聚会的人

们……

乐团团长：(有些失望)是这样——

女警探：(继续机械的说着)随后，我必须例行公事，调查以下问题：

1、“斯达克先生非常烦人，必须消失”这句话是否有根据……

(乐团团长向右侧后门走去，想要去自助餐处，女警探一边走开一边继续说着)

2、是谁说的这句话？

3、是否是刀子或斧头导致了斯达克的死亡？

4、是否克劳泽女士同意他们这样做？

5、克劳泽女士是不是真的过生日？

6、一位叫米勒的先生是不是在场，到处都有米勒这个姓儿。

7、人们是否已经预先租好了用于毁尸灭迹的卡车？

8、斯达克先生是不是也直接造成了自己的死亡，等等。那把用于凶器的刀是双立人牌儿的，这些都是我要调查的重点。

乐团团长：(有些无聊)非常有趣。

(俩人边说着最后几句话边一同离开教堂。灯光暗下来。)

A、

舞台上空飘过一团“殖民主义”云朵，罪犯弗里茨坐在上面。

弗里茨：(对观众说)我的名字叫罪犯弗里茨。我是非常有创意的罪犯，比如说我在这里出现，这就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突然行动。我整个的成长可以给一大堆小说提供素材。说了你都不信，我从丛林的中央开始行动，先是把一家小提琴生产分厂洗劫一空，从中凑了上万块，我用这笔钱买了一辆摩托车，就是那种意大利街头警察用的那种。我开着这个摩托车一直开到意大利，然后我在邮局发现我的摩托车被偷了(当然，是我自己干的)，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笔保险金，我很生气，我没有一开始就把摩托车抢到，而是花钱买的。所以这个摩托车开始成为我的眼中钉，我没好气儿的骑它，到最后我索性把摩托车扔掉，坐火车继续我的行程。在火车上我抢了检票员的皮包，然后跳下火车，在特拉希纳，我买了一种非常可口的奶酪(我非常喜爱这种用水牛奶做的叫莫扎瑞拉的奶酪，这是地地道道的匪徒食品)，我在整个意大利偷抢掠夺，最后我登上了一条船，

开始了去哥伦比亚的旅途，我是一张偷来的信用卡交的船票。

现在我到了洪都拉斯，不知道我的命运会把我再折腾到哪儿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想好好享受一下这种安静。这里树上可以见到金丝雀，城市非常的美丽，我觉得很快活，或许我有一天会厌倦奔波，想安定下来。而目前冒险和犯罪的欲望还是不断怂恿我行动。再有，我在途中还结识了一位德国作曲家，他似乎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。——别误会，我可不是什么同性恋。

在这个剧中，我几乎什么都不代表，只代表一种事实——我是女警探的弟弟。因为我的潜逃，她才有机会登场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她是一位替补主角……

(云朵飘走了)

第二幕

在一个半地下室的公寓中，大约一米八左右高，阳光很吝啬的斜照进来。

苏珊娜裹在毯子里，坐在她的写字桌前，一动不动，完全沉浸在工作中。人们几乎无法辨认她，因为她安静的像是一件家具。

一个砖瓦工不断的出现在窗口，把这个出口用砖头堵上。有人按门铃。

苏珊娜：(机械的) 来了，来了……

年轻人：(打开门，搜索着，环视着屋子里) 你好？

苏珊娜： 有什么事吗？

年轻人：(发现了她) 你在这儿！(试着提醒她) 马丁，在颁奖典礼上……

苏珊娜： 嗯，想起来了。

年轻人： 我刚好从这儿经过，我想……那儿有一个公园长凳，就在邮局前面，太阳有时会照在上面……但是还要等一会儿……我想看看你住的环境……（环视四周）很漂亮……

苏珊娜： 好，好，好……（好像现在才真正知道他是谁）您在这儿来到底想干什么？

年轻人： 哦，我说过了，我碰巧经过这儿，想要看一看你住的环境……

苏珊娜： 是这样，我窗外有更好的景色。

年轻人： 声称是更好的通常是圈套，——你这儿竟然有阳光！

苏珊娜： 有时可以晒晒脚。

年轻人： （站到阳光能照得到的地方）我的爸爸总说：“聪明人在小处有建树”，之后他就出世了。你的爸爸呢？

苏珊娜： ？

年轻人： 他也一定说过什么东西，有些生活的体会？

苏珊娜： ……地热……反正跟地热有关，……然后他也出世了。您要喝茶吗？（她把披在身上的毯子拿开）您请坐……

年轻人： （有个影子投在他的脚上。他抬头看窗户，那个砖瓦匠刚走开）你看看，他们就这样把窗户给堵上了！（把窗户打开。）嘿，把这些砖头给搬开，不然我就给土地管理局打电话了！你听到没有！（砖瓦匠害怕的把所有的砖头挪开，跑掉了。）

苏珊娜： 土地管理局？（手中拿着茶，哈着腰站在屋里）

年轻人： 吓唬人的词罢了。什么都一样，过去我常用的是黑道大哥。(接过茶)谢谢！你怎么能忍受这份气？要跟他们对着干。

苏珊娜： 我的心思不在那上面，也没有时间考虑这些。我猜想他们是不得以才这样做的。有规定说下一周要安装自动灭火设备，出于安全的考虑。(笑)是出于为我考虑……(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，走向写字台，记录下什么……一边咕哝着)土地管理局……(自己笑着。)

年轻人： 如果我们快点儿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占到那个位置好的长凳。

苏珊娜： 快点儿？干什么？

年轻人： 有国务访问。安排了一些欢迎、捧场的群众，就在外面。(笑)你可以感觉到地热，当然你父亲一定考虑的是别的意思。——你这儿很温馨。

苏珊娜： 出去吗？！去晒太阳？现在？为什么？我刚才还在构思……(一边写着什么)

年轻人： 太阳不会妨碍构思的。

苏珊娜： 您认识弗里茨吗？(决定同去)您去过南美、洪都拉斯或者什么地方吗？或许您了解一点儿入室抢劫什么的？……

(俩人一同离开房间)

B、

在舞台上空再次飘过那团“殖民主义”云朵，这一次弗里茨在蹲监狱，云朵移动得很快。

弗里茨： 那帮猪把我抓住了！那帮蠢猪！第三世界的渣滓！这帮婊子养的！想把我立即处决！好像跟你我都无关！天呀，审判短得出奇！我的姐姐不知道会想我什么！？

我总是让她惊奇！这个最可怜的！他们都是猪！我是大有前途的人，绝对的大
有前途，却栽到了这儿！所有的都是垃圾袋儿。地管局职员！捧场的群众！

(云朵飘走了。)

第三幕

在大街上，阳光灿烂。舞台边上阴影处有一个长凳。从上面楼房突出的悬楼上
传来打字机噼噼啪啪的打字声音，苏珊娜和年轻人走过来，站在长凳附近的阳
光下。

年轻人：(指着长凳) 你看，谁都想不到，人们可以在这儿悠闲的静坐？从 4 月 3 号到 10
月 21 号，阳光都会照在这个长凳上。开始紧紧仅仅是几分钟，最后时间也很短，
因为短暂所以更让人珍惜。通常来晚了就没法儿享受到这种乐趣了，所以我总
是早来一些，占领这块宝地。熟悉这一带的居民来得很准时，他们坐在拐角处
的另外一个长椅上。

苏珊娜：那么您就坐在这儿等着？

年轻人： 每个小时可以赚 10 马克。我不喜欢总是走走停停的工作，连在美术馆在作讲解
员我也不大喜欢。(笑) 但是为了糊口，什么不得干呢？(递给她一面小旗。)
外国元首来的时候，你得晃动这面小旗。

苏珊娜： 这个要持续多久？

年轻人： 直到外国元首回国就结束了，通常时间不太长。他们也想回家呀。

苏珊娜：(突然很生气) 这真是太可笑了！也叫给成年人的工作！？

年轻人： 不管怎么说，露天有新鲜的空气……瞧，这不是有人来了。

(太阳开始照到长凳上，打字机的声音也停下来，年轻人坐在长凳上) 多舒服。在这儿，你可以看到树丛一年比一年茂盛。(用手指着前面的一片绿油油的树丛)

苏珊娜： 你是说这片草丛？(坐在他身旁)

年轻人： 它们多绿呀！

苏珊娜： 翠绿。

年轻人： 那些罗马人曾经潜伏在这里，在这些丛林中经历了最野蛮的事儿。不是战死，就是性无能窝囊死的，我在学校里学的。(对场外喊：)元首过来了！不是雇佣观众的都请让开！

席特博士：(站在边上) 我本想赶快去趟邮局的……(对着苏珊娜) 您在这儿？！您居然有时间来这胡闹？！

苏珊娜：(挥动着小旗) 完全出于偶然……

席特博士：您做这个太降低身份了！请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……您真不应该做这些事情，真的不应该，相信我，这个不适合您。(走开了)

年轻人： 你还认识这么一位真正的绅士？！

苏珊娜： ——

年轻人： 他是你的朋友？他好像还没有了解到为了生计四处张罗的痛苦，这让他显得可爱、温文尔雅。

苏珊娜： 一个熟人，在颁奖典礼上认识的。

年轻人： 没错儿，所以……希望他现在没有对你失望。不然的话，就太可惜了。(停了一会儿，期间，两个人盯着草丛) 那儿有一支圆珠笔！(从地上捡起来。) 写点儿什么。

苏珊娜： 写什么？

年轻人： 随便什么——重要的。

苏珊娜： (考虑着，写下些什么，把纸条递给他。)

年轻人： (朗读) “不为生活心碎，就能让生活无法战胜你”，什么意思？

苏珊娜： 意思明摆着：“不为生活心碎，就能让生活无法战胜你”。

年轻人： 是指谁呢？

苏珊娜： 谁都行……您……或者我……

年轻人： 你可以对我称呼你。人怎么可能为生活心碎呢？这是不可能的，生活又不是有棱有角的东西，又不是墙？

苏珊娜： (耸了一下肩膀)

年轻人： 您是写这些东西才得奖的？

苏珊娜： 如果您对这些不感兴趣的话，干嘛还让我写下来呢？！

年轻人： 为什么不呢？“不为生活心碎，就能让生活无法战胜你”。不赖。我以前在艺术课上学过：达达派的泉水叮咚、泉水叮咚响。你的句子让我联想到那儿。

苏珊娜： 它也是这个意思。——这个想法不是我的，而是一位评论家的，一个朋友的。(尴尬的)

年轻人： 他也一定是个更体面的人？属于学院派的？学校里总是把一切想得那么绝对！人们总想为以后要如何，为生活如何。像是在教堂里布道，或是大学阶梯教室的照本宣科！——你一定知道休闲广场的那些楼梯凳吧！就是跳舞广场，在城北边？

苏珊娜：（很有兴趣的）您跳舞……你跳舞吗？我想象不出。

年轻人： 就因为那些楼梯，我总是不能挥洒自如的跳舞，一凳高一凳低的……

（女警探和席特博士从前面走过。）

女警探： 您只管与我做伴同行，我们不会被赶走的。我是这样相貌平平，好处就是没有人认得出我，在哪儿都无所谓……

席特博士：您有一定有比陪我回家更重要的事要做……

（一组乐队迎面走来，穿过舞台，席特博士和女警探给他们让路。）

席特博士：到处是这些音乐，没完没了！整个城越来越吵。谁能受得了这整天的轰鸣！

女警探： 至少人们不用说那么多废话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反而更好，比听那些信口开河强得多……我总是定期请病假，这样我就可以读很多书，我也喜欢读书……（俩人走下）

（太阳紧紧照在长凳的最外边）

苏珊娜： 白天在这儿，坐在阳光底下，晚上跳跳舞，真不错，但是你中间做什么呢……？
整个时间，整个生命，难道就这样打发？我不相信。

年轻人： 如果我累了，我就躺下。这就是我对生活唯一把握的：躺下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
——或许睡眠过多会让人作息失调，但是之后总会觉得舒服点。

(悬楼上又传来打字机的噼啪声。)

苏珊娜： 但是这空洞的……从早到晚，当夜晚来临，在床上听到的这些无意义的噪音……

在头顶，在身边，在心里面？！所有的一切都是错的：醒来是错误，睡觉是错

误，抬胳膊是错误，睁眼睛是错误，一切的一切全是错误！……

年轻人： 瞧，太阳跑得可真快。我们得快走几步追上它……

(太阳光已经离开了长凳，俩人随着阳光一同走下舞台。)

(老妇人和邻居从拐角处的长凳走向舞台上的长凳，俩人身上都带着难闻的体臭。)

邻居： 我向你担保，这儿我特熟！你信不信，太阳什么时候到哪个位置，我都清楚。

你在这儿像是在西班牙的马略尔卡岛上一样，时时可以晒阳光！

老妇人： 现在天儿凉了……

邻居： 现在！现在！信我的准没错，太阳很快又会照过来！你必须得了解这个乱糟糟

的城市！在这个乱糟糟的城市了解自然！自然就会给你回报！

老妇人： 我觉得更冷了？……气候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儿，丁香花是怎么了？——早开了

一个月，至少早一个月！

邻居： 啊，这些丁香！太阳是肯定是有准儿的，它那么大，比美国都大！——你就等

着吧！——它逛来逛去，——这个小球儿，——只要你等着它，它就会来！你

还想晒太阳吗？！——我晒太阳久了就得疹子！——走吧，趁着疹子没再起。

——总是这样来来回回的重复！真是恶心！

老妇人： 我可没说要走，我想呆在这儿，呆着总是更舒服些。

(二人又走回拐角处的长凳那儿，下。)

(灯光转换。夜晚。楼上还一直传来打字机的噼啪声。苏珊娜坐在长凳上，盯着绿色的草丛。打字机突然安静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席特博士从一侧走出来，直愣愣的走着，眼睛布满血丝。他撞到了苏珊娜的腿上。)

席特博士：(自言自语的嘟哝着，听不清在说些什么)瓜，瓜……

苏珊娜：哎哟！

席特博士：(尖叫着)哦对不起！是您？！还在这儿演观众？——要么是在这儿闲逛呢？

苏珊娜：嗯！

席特博士：(声音嘶哑)如果人一整天都坐在这儿，晚上一定会突然有想活动活动腿脚的愿望，是不是？——我就是这样，所以，——我不想打扰您……但是如果您有兴趣，我们可以一块儿溜达溜达？

苏珊娜：我讨厌在晚上散步。您的嗓子哑了？

席特博士：(清了清嗓子，声音还是很嘶哑)没有，怎么？(因为嗓子嘶哑，而有些不好意思。)可能嗓子里有点儿什么。(又清了清嗓子)

苏珊娜：或者是喉咙的问题。——早点儿睡觉吧。——是您在楼上噼啪噼啪打东西吗？——您住在这儿？

席特博士：我正在急着赶东西。今天我已经耽误了，您知道的，如果要是没能按时交稿，所有的人都在等，都在骂……小心，有人来了。

一位男士：(在幕外叫道)嗨！请等一等！……

席特博士：我们最好赶快离开，——可能是找我的，快……

(俩人一同走下。)

一位男士：(依然在场外) 等等！您倒是等一下呀！我只是想打听点儿事儿！(急匆匆的跑上

舞台，冲着两个人叫道) 这帮混蛋！就差那么一点儿，真倒霉！本来可以摆平的！

(灯灭)

第四幕

席特博士的房间：二楼，有镶木地板和满墙的书架。

夜色已深，苏珊娜的席特博士站在房子中间。苏珊娜饶有兴趣的环视着，席特博士因为被观察而稍有窘迫

席特博士：(在难堪的安静之后) 我的鞋带儿不太对劲，不是吗？我知道它们看上去很好笑。

我今天没有时间去换鞋带……

苏珊娜：(不解的) 鞋带儿怎么了？

席特博士：您只管笑，但是别讽刺我。在今天商店关门时我根本没出门。——而且鞋带儿也

根本无伤大雅！(手势流露出反感)

苏珊娜：(表情疑惑的) 当然，您在这儿工作？

席特博士：有些闷吗？我忘了开窗户通风……

苏珊娜：根本不是。相反，闻起来有雪松木的香气。或者这是什么别的木头？(指着镶木

地板。然后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看着不同的物件。她在书架里发现了一个狩猎号角。)您是猎人还是当过兵？(吹号角。)

席特博士：不要……这是我在坚信礼洗礼时得到的……早就该扔了。我根本不会吹。(很吃惊的)您居然能吹出声儿来！我从来没吹出声来过。怀念……回忆……不是太守旧了？(反感的语气)狩猎号角……

苏珊娜：(把号角随便一扔)其实您从来没敢在自己的房间里吹一下号角，对不对？

席特博士：(把号角精确的放回原处，苏珊娜一边继续环顾)不，是我根本不能吹。可能是少个部件，或者是我的肺活量太小……

苏珊娜：(发现一个黑色的东西，拿在手里摆弄)您在哪儿弄到的这个？！

席特博士：啊！这个该死的橡胶阴茎！我早就该扔了的，人们总是送这些没用的又让人丢丑的玩意儿，也不知道拿它能干什么。但是礼物是不能随便扔掉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还要心怀感谢！

苏珊娜：(把橡胶阴茎随便一扔，席特博士又把它摆放到原来的位置)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有人送给我亮晶晶的丝绸领带作礼物，他们倒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喜剧才能，我戴上简直像个翠鸟一样花花，但出于交情又不能扔了它。

席特博士：(歪着头，好像在仔细听着什么)您听到了吗？多恐怖？(他好像贴着墙要听邻居的声音)一点儿都不考虑别人！这些闹轰轰的邻居们！我无能为力。

苏珊娜：(在一动不动的仔细听了听之后)什么？

席特博士：你不觉得太吵了吗？或许我有点儿过于敏感。——您要杯开胃酒吗？(他把酒倒进两个酒杯，在倒第二杯时，有几滴滴到了地板上。)啊！(走开了，拿着一个抹

布又走回来，把地板擦干净。) 来点儿音乐？(把一个唱片放到留声机上，音乐声特别吵。) 对不起！(把声音拧小，他不小心碰了唱头一下，以致于唱片发出颤动的声音。他带着抹布走下台，又空着手回来。)

苏珊娜：我什么都不想听。

席特博士：我也不愿意听。我讨厌在说话的时候有音乐，几乎听不到人说话……

(把唱片取下来，一边手在发抖。拿起他的酒杯，摆了一个姿势，声音几乎有些甲亢的问道) 干杯！您的艺术怎么样啊？！

苏珊娜：很好，谢谢。(停顿片刻) 我想我找到了新的可能性。您看到了，有人在有外宾访问时，作雇佣看客。

席特博士：是说今天下午和您在一起的年轻人？我对这没兴趣，我是想问您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？

苏珊娜：这就是工作：艺术中的观众，访问中的看客，虽然挣的不多，但是还活得下去。他可不是像您之前所说的什么遗产继承人。——他有时还必须在街上走动走动，代表群众，代表地方特色，表示这些人还没有死光。——外事局担心街道空空的。他很适合作看客，不尴尬，也不需要借口，……完全是自己……

席特博士：(看着她，停顿片刻) 人们看到了希腊的牧羊人或者一个老掉牙了还笑嘻嘻的老农民，就不假思索的谈论田园生活的幸福。——您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可笑。这可不兴，——您不应当这样做。(清了清嗓子。) 我整天一句话没说，——声音有点儿发哑，对不起。您被那个小伙子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¹哲学给搞昏头了吧？

¹原文是 Pronto-Soccorso-Philosophie 直译为急救哲学。

沐浴阳光又头脑混乱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。——我指的是您的写作进展如何？

苏珊娜：（不悦的）是这样。（语气缓和的）您的声音就很代表我的写作状态：嘶哑。

席特博士：（停顿片刻）的确，时代并不有利于创作。（毫无理由的突然兴奋起来。）但您可

不要自甘堕落，苏珊娜·瑟瓦尔！这是多么有王者之气的名字。！

苏珊娜：（对着他大笑）

席特博士：我是很严肃的。这个奖之所以颁给您，是因为相信您的才气。我觉得您写得非常好。真的！

苏珊娜：（没好气儿的）我也这么觉得。您最好还是相信自己。所有的人都互相相信，互相展示，相互推诿！——只有一个傻子坐在那儿，坐在墨水瓶儿里面！但是怎么活呢！根本没钱！没法儿生活！——只能吊死在这些字母里，这个字母编织的网！（停顿片刻，很突兀的）我最好马上走，不然我们都会不高兴。

席特博士：我不想让您不高兴，真的。您要想走只管走。我们或许还会再见。如果您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呆得长一点儿，聊得更透彻些，可以谈论您的写作。

苏珊娜：我很愿意见面，但是不想谈论。尤其不想谈论写作。它只会让我生气。最好是在一个有吵闹的音乐的地方，那时候人们根本想不起这些。

席特博士：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去邀请您去听交响乐。那样的话，您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在我旁边了……

苏珊娜：您知道跳舞广场吗，就在城里边，一个有阶梯的广场？

席特博士：您还跳舞？可惜我不跳。我已经很久没练过了，而且这个年龄也不大可能……

苏珊娜：我也不跳……只是……想我们……或许……或许……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，有可能在大街上……非常感谢您的酒……反正我们在哪儿都丢不了……总会有机会见面的……不会有任何……非常感谢……（很突然的走开。）

席特博士：（冲着她）再见……我很荣幸……（回到屋子，把玻璃杯取走，把屋子打扫干净。门铃响了，他走下舞台，之后同女警探一同走回来。）

女警探：我碰巧打这儿经过，而且我有一个好奇的坏毛病，——请原谅，这已经成为我的职业病了。我喜欢在夜晚通过缝隙，或者是爬到陌生的窗户观察。——我在这方面很有技巧。希望你不会因此而看低我。我刚才看见您和瑟瓦尔小姐在聊天，所以我想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聊天……夜晚是如此的漫长，尤其是今天的！人们都呆在家里，每个人为自己活，街上空无一人！她难道躲起来了？

席特博士：刚刚离开。您一定在楼梯那儿碰到她了。

女警探：啊，那个匆忙离开的人原来是她，真可惜。

席特博士：（犹豫不决的站在房子中间，停了片刻之后）不，不，您一点儿都不打扰我。

女警探：谢谢您。（坐下）真可惜她走了……

席特博士：来点儿开胃酒吗？（站在那儿不动）

女警探：好啊。

席特博士：（在她倒酒的时候）好奇对我来说并不陌生。但是我对逝去的事物更有好奇心：老照片、故纸堆，（不慎把酒又溅到地上）哦……（把酒杯递给她，把另外一杯放在一旁，又跑下台去，一边继续说着）我猜想这种感觉是类似的，只不过不像你那么紧张。（笑着）也不像你那样需要爬来爬去，那么危险！在二维空间当中

我感到安全。至于三维、四维、甚至五维的空间里，简单点说，在活生生的生活中我就很难判断这种好奇了。(拿着一块抹布走来，把地板上的酒擦干净，一边继续说着) 与其和人交往，我倒更愿意成为书的朋友……

女警探：我只是从窗户、从外边观察，其实这也是二维的。有的时候我甚至担心我们的生活完全表里如一。——完全没有好奇多可怕，好像什么事情都跟我们无关！(席特博士有些烦乱，拿着抹布走出去，女警探继续冲着他的背影说) 我们所过的生活是别人教给我们的生活，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用刀叉去吃饭，一切都是例行公事，好像我们从无数次做过的那样？我们要根据老规矩来罗列我们的知识和语言，一切都被磨损得慢慢没有了意义，没有了内容！成为一堆重复的废墟。

席特博士：(从后面说道) 您的想法有点儿受年轻人的影响，您不觉得吗？(笑着) 不要完全受制于规章制度？！(走回来) 苏珊娜·瑟瓦尔刚刚还说了很类似的话：“我们不是在生活，我们只是扮演生活中的角色！”我为此把她笑话了一顿。

女警探：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我的工作就是从早到晚的侦察！我的问题全部是套话，回答也是套话！这是侦察和套话的圆圈舞。而您呢，您把自己埋在故纸堆里，这些老掉牙的，发黄的书本中。或者好奇的追踪我弟弟的历险，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难道这就是生活？……

席特博士：我不这样认为。我总是要不断尝试新鲜的事物。给年轻人鼓劲，激励他们走自己的路，全新的阐释生活，这就是生活！但是他们却走下坡路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他们无法忍受千篇一律。只有那些笨蛋存活下来，那些政府官员们向我推荐的所谓后生。我可以鼓励他们写些骗取遗产的小说，或者是让中年妇女们痛哭流涕的诗歌，他们毫无敏锐，肆无忌惮。不过是个在班上永远成绩第一的富家子弟，长

着胖乎乎的腮帮子和死鱼一样的缺乏神采的眼睛。他们星期天要去散步，前呼后拥的在福音森林中转悠，下午他们就到郊外的酒吧点上一瓶四分之一升装的葡萄酒，尽可能是土特产的那种莱茵葡萄酒或者类似的什么。就是这些草包过得游刃有余。对待他们也是我妥协的地方，然而另外一些真正让我幸福的，却在堕落。他们之前还在街道上和我打招呼，然后他们就走了，越走越远，死了，或者是无法在辨认出来原貌，没救了。有什么可以让我的生活感到起劲儿的？！是不是有点儿……冷？您不觉得冷吗？（关上窗户）在我这个小天地里，我对二维空间的喜好还有一点点发挥的可能。在生活中，社会总是扼杀，——体面的社会总是把一切都憋死在它那儿肥大的屁股底下……它蹲在上面，用屁股把一切憋死、熏死！把一切有价值的用它的臭屁熏死，只有顽抗到底的无赖们可以幸免于难，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臭气。他们觉得在社会的臭气当中游刃有余，有时自己也放上几个。刚才您说错了，说什么我们不关心生活？！我们应该首先得到更好的关心？这个瑟瓦尔也应该得到关心！苏珊娜·瑟瓦尔很有潜质！如果她能够找到自己，找到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随波逐流，我会更加热衷于评论她。

我不想再听这些所谓真正的生活的牢骚，我们就在真正的生活。

女警探： 我不想让您不愉快……我或许触到您的什么敏感的地方了，什么话一从我嘴里说出来，就显得那么粗糙，不讲究，我不懂得是为什么我们都在生活中毁灭？而只有一个瑟瓦尔被排除在外？

席特博士：您理解得非常好。我能看出您理解得非常准确！‘我们都在生活中毁灭！’最后只剩下七零八落的惊恐，这点儿您知道得很清楚！透彻的、深刻的、纯粹的惊恐，我们不用装模作样！您知道我所说的就是麻木不仁！我们总是争着浑浊而厌倦的

眼睛盯着灰秃秃的世界，并且同时在心里知道世界是多姿多彩的，但是我们却出于害怕被笑话，而不敢直视它。这些……这些……这些不过是所谓的上流社会结成的蛛网，他们永远也掉不下来，永远也不会消失，永远在上面欢腾、游动，这些泡沫！我所说的就是这些泡沫！……

C、

苏珊娜坐在角落中，一动不动，还是包裹在她的毯子里。她像是一件家具，几乎让人无法辨认。舞台上空飘过一团“天堂”云朵，年轻人赤裸裸的呆在上面。

年轻人：我告诉您，该放手时就放手，急流勇退，干脆藏起来。——眼不见心不烦。——

你会在底部发现新的意义，至少可以有个机会去发现。——这是一个崇尚呻吟喘息的时代，——我想当野人是一件不错的事，可以随心所欲，我行我素，不必什么事儿都刨根问底，想弄清为什么。野人总是单刀直入——很显然，他们在每件事中都可以找到意义。我想如果人们能在举手投足中都找到意义，当然是件好事。反正您不要自寻烦恼了。即便摆脱不了无意义，至少可以给自己找些清静。

(云飘走了，灯灭。)

第五幕

(一)

在一旧出租公寓的电梯过道上，深夜，昏暗。房子的大门向外打开着。街灯从外向里射进来，苏珊娜站在那儿，与门框像是构成了一幅剪影。

一对夫妇的公寓的门打开，女人正想要走进过道，灯光从公寓的门后射过来。女人看到了苏珊娜，吓了一跳，退了回去，把门关上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又被开了一道大缝儿。男人探头探脑的从门缝儿向外望。整个场景，他一直保持同一个位置。

男人： 有什么事儿吗？

苏珊娜： 我好像把您妻子吓着了，对不起。门只是虚掩着……

男人： 这么晚了！呆在过道里，在电梯里！不去睡觉干什么？！您看上去有点儿像……

(没想起来什么。) 有什么事儿吗？

苏珊娜： 我在找一个跳舞广场，这儿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，我找不到人打听。好像是叫什么“伯明汉”，或者“帕兹瓦”……也可能叫“国际酒吧”……或者类似的……

男人： 嗯……这个城市很大……您指的可能是“咪咪猫”？但是不在这儿，在南边。

苏珊娜： 不，不可能……一定就在这附近……可能叫“阿巴巴”……“巴尔卡”……“阿汉布拉”？有这样的酒吧吗？

男人： (回过头去看房间，叫道) 我们这儿有叫“阿曼达”的酒吗？！(对苏珊娜说) 稍等一下。您把门关上，有风。

(她走进走廊，把房门关上。男人这时走向公寓，关上房门，顿时漆黑一片。周围非常安静。在门后传来不停的走动声，耳语声，钟表的嘀嗒声，和一条狗赖叽叽的叫声。门打开，男人从他的公寓中走出来，随手把身后的门锁上，用手触摸着黑漆漆的走廊，在头顶摸索着什么东西，一边小声的骂骂咧咧，把楼梯下的门打开，在里边把灯打开，走进来，随手把身后的门关上。再次安静下来，昏暗，簌簌作响的声音。之后他又打开门。)

男人： 您为什么在这儿不开灯呢？！（把过道的灯打开。这是一盏悬挂在长长的绳子上的灯，也是走廊里唯一的一盏灯。很显然，他的头撞到了灯上，灯来回晃动着。）我们这儿没有“巴巴拉”酒吧，也没有类似的。您跟我来，（示意让她进来）您请坐。（给她指靠门边的小椅子。）您一定想吃个苹果吧？（走开）给您（拿着一把刀和一个苹果走回来。）得先削皮，这样……（给她示范）苹果皮不太容易消化。（把苹果递给她）

苏珊娜： 谢谢，我根本没有什么……我仅仅是想……门是开着的……

男人： 这可不像是心血来潮做的事儿，您就别装了。这里还有维他命，您可以把它吃光。您要到酒吧干什么？

苏珊娜： 啊……我听别人说的……应该不错……想去看看……

男人： 您指的一定是那儿。一个舞厅。但是在南边儿，过来，我告诉您怎么走。（他把她从过道带到了外边，一边给她解释着。）您必须要回到大街上，然后向左拐，一直往南走，然后在左边您就能看见舞厅！但是您得快走，步行到那儿得半个小时呢！而且黑灯瞎火的……（男人一边说着最后几句话，一边同苏珊娜离开了过道，他们走开后，直接把身后的房门关上，电梯过道的灯灭了，漆黑一片。）

第五幕

（二）

房门再次打开，席特博士站在门口，灯光从身后射进来。他把自己打扮成小伙子的样子，几乎让人辨认不出来。他在黑暗中在墙上摸索着灯的开关。房门再次打开，男人想要走出来，

被吓了一跳，发出一声尖叫，马上跑回去，“砰”的一声把门关上。过一会儿，女人走出来，小心的把门开了一道大缝儿，向外张望，一边用一个手电筒照着席特博士，很长时间一直保持这个姿势。

女人： 干什么的？您在这儿搞什么小动作呢？！

席特博士：我在找一条街……

女人： 这可不是大街。

席特博士：请您原谅，我把您的丈夫吓了一跳……

女人： （责怪的语气）黑灯瞎火的！您在这个门框里，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，活像一个……（没想起来一个合适的词儿。……）

席特博士：实在对不起，我没找到门铃。门就那样开着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也看不到街牌，我想找……林德街……不，……莱克街，或者……我记下来的……这是斯第克斯街吗？

女人： 您是说西本贝格街？

席特博士：没有那么长，瓦特大街？

女人： （回头冲着屋里叫道）又来了一个！我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法斯大街？或者类似的什么？（后面一声不吱）您稍等一下……请把门关上，我们家可不给整个大街供暖！（席特博士走进来，把身后的门关上，这时女人走进公寓，并把门带上。又是漆黑一片。人们听见狗在抓门，钟表嘀嘀嗒嗒的声音和窃窃私语声，过了一會兒，门又打开了。女人探出头。）您是不是指邮局大街？

席特博士：对，那儿有一个酒吧，可以跳舞的。我和朋友约好的……现在我想不起那个名

字了，这一带根本没有街牌儿！

女人： 我们有街名，就是很短。这儿的居民互相都熟。您原来是在找一个酒吧，(冲着后面喊)他在找一个晚上开的酒吧！(对他说)请稍等……

(她又关上门，又是漆黑一片，安静。她又打开门，从门缝中递给席特博士一块巧克力。)

女人： 给您一块巧克力！可以让人放松神经的！然后您可以继续找，我们这儿可不是夜总会。

(门关上，漆黑一片)

第六幕

带有阶梯的跳舞广场。

苏珊娜站在角落里，等待着。(她希望能够碰到年轻人。)舞曲声音不是很大。在另外一个角落，有一个小的吧台，后面站着酒保，他前面有一位顾客。

顾客： 这儿太美了，风景非常优美，一切都很干净。人们都很和气，这儿真美。

酒保： (心不在焉的点着头，一边忙碌着)

顾客： 这儿的啤酒很好，在我们美国，啤酒也很好。非常好的啤酒。可是在这儿，啤酒也这么好。这儿的人非常友好！我每年都到这儿来：总是有一流的路况、一流的服务。您是新来的吧，您认识我吗？一流的服务。在酒店里，枕头上每晚都有一块棒棒糖，太好了！我们美国也很好，但是这儿居然也很好。您是从山里来的吧？

酒保：不是。

顾客：山里人话不多。我们那儿的山里人说话也不多，但是这儿的也一样。太神奇了。您这儿的啤酒可真棒。好酒。现在几点了？

酒保：过二十分钟了。

(酒保和顾客谈话时，席特博士走进来，四处张望着，发现了站在昏暗角落的苏珊娜，向她走去。)

席特博士：您在等谁？

苏珊娜：(没有认出他，很排斥的语气)反正不是在等您。

席特博士：人总是等熟人不是太无聊了吗？

苏珊娜：您是哲学家吧？收起您的哲学吧！我在等一个陌生人。

席特博士：等待爱情降临？

苏珊娜：——

席特博士：您好像有点儿不爱开口。我们一块儿跳个舞吧，直到您的朋友来，他不会反对的。

苏珊娜：我不会跳舞。

席特博士：跳很慢的那种？

(与她跳起舞来，缓慢，动作不够娴熟，灯光昏暗。)

苏珊娜：跟我跳舞，别人会问我：“狼外婆，你的脚怎么这么大呀？”我笨手笨脚，根本不会跳！

席特博士：这不是跳得很好吗？……

苏珊娜：都是您带着我。

席特博士：——

苏珊娜：您学过跳舞吗？您可以这样，这样，这样转吗？（试着用动作给他解释。）

席特博士：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……

苏珊娜：这种快的，就这样……（让博士绕着她转。他身上配带的东西都掉了下来。）真是难以置信！您做的这些太有想象力了！您简直是魔术师！我根本没想到！（笨拙的吻了一下他的手）您真是一个姿势怪异的艺术家！真正的舞蹈家！

席特博士：（尴尬的站在那儿）

苏珊娜：您不想把这些东西重新带上吗？您带上它们能让您年纪打对折。

席特博士：（把他的东西捡起来）我想……我可以……

苏珊娜：（兴奋的）您打扮得像是个二流子，太棒了！您跳得出神入化！

席特博士：（悲哀的站在那儿）是啊，我以前曾经学过……可能是一些错误的舞步……（自言自语的咕哝着）人们越不像自己所期待的自己，反倒越被被别人高看。……

苏珊娜：您说什么？

席特博士：这不过是个玩笑……因为您之前本来不想和我说话……或者您干脆不想和任何人说话……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，跳舞广场！

苏珊娜：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不起眼。以您的年纪来这里，真是太有创意了！

席特博士：（匆忙的）以这样的年纪……其实谁是谁并不重要，人们如果把它当成 X，而他

一生都是 Y，那么他就会在记忆中永远作为 X 存在，不是吗？我们不知道我们被看成什么，如果我们的见识还允许担当别人设想的我们，那么我们就只管去表演这个角色……

苏珊娜：别说这么快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

(他们一边说一边走向吧台。)

席特博士：我们本身一无是处，我们只是我们自己设想的角色，或者是别人眼中的角色。

这难道不可怕吗？因为我们的观念世界是那么狭隘，这样狭隘，以至于我们把自己设想成一堆廉价的破烂，我们是破烂，破烂……

苏珊娜：看来，您是一个想要摆脱自己身体的哲学家？

席特博士：我的皮肤很好的！我也没有那么老！你瞧瞧，这皮肤多嫩！（给她看他的皮肤）

我只是表面上看上去有点衰老！

顾客：（看到二人，向他们眨眼示意，举起酒杯）干杯！这儿真美，不是吗！美丽的风景，到处都干干净净，人们也都和气，太美了。

苏珊娜：（出于礼貌，点了一下头，又转向席特博士）我不知道。或许您在工作中很少与别人打交道，不然您就会知道别人怎么看待您。

席特博士：根本不知道，人们总是没完没了的说，我憎恨说话。生活中充满了废话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那么颠三倒四，可以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生活也被搅得颠三倒四的，全颠倒了……

顾客：（冲他举起酒杯）这儿的啤酒真好！和我们美国的一样。美国的酒就相当好，但是这儿的酒居然也一样好。这儿的人，总是那么和气！

席特博士：（没正眼看他）……阿猫阿狗都得了胃胀气！——牙齿留在面包里，嘴眼歪斜，
耳鸣手抽筋……

顾客：（冲他点头）我每年都到这地方来。这里的路况一流，服务一流，宾馆每天都在我的枕头上放一块棒棒糖，太棒了。我们那儿一切也是这么好，而这儿也是棒极了……

苏珊娜：天下大同，都棒极了。

顾客：您也这么觉得？我很荣幸。人们很少听到这样的话。您一定是当地人，这儿的人总是那么和气。

苏珊娜：（打算结束谈话的样子）总之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，当然……

（席特博士打断了苏珊娜的话，很突然的。）

席特博士：……鱼儿们跳上陆地，寻找水源……

苏珊娜：您干嘛没完没了的老说动物呢？！这儿哪儿跟哪儿呀！？……

顾客：（对酒保）几点了？

酒保：（生气的）刚才不是告诉您了吗！我不想因为在这儿工作而被当成呆瓜！我可不想
什么事儿都说上三遍！我拒绝回答！这是我的原则！我不想被这些重复弄傻了！
什么事儿都没完没了的问，没完没了的说，简直是智障！

（片刻的安静）

席特博士：（很清醒的）我得走了，对不起。您说的完全对。或许是我的装扮让我这么失态
——也可能是这不同寻常的环境，让我没完没了的发牢骚，像年轻人那样没完

没了的道着愁滋味。——我告诉过您：我不适合这儿。

苏珊娜：我也是第一次到这儿来。

席特博士：但是和您一起跳舞真的很好。谢谢。尽管我们的节奏有点儿……在这儿找到您真是不容易。

苏珊娜：您真是太客气，太有绅士风度了。您本不知道……就来了这儿……尽管这对您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儿。

席特博士：不然也见不到您呀。我到这儿来也不错，是全新的经历，——而且以这种方式您也不会拒我于千里之外。我差点忘了问您，是否有兴致陪我去看一场戏？您不需要说话，我在那儿也会觉得更自在些。

苏珊娜：（很兴奋的）非常愿意！（但兴致仿佛立刻降低了）要弄到票恐怕很难，而且……

席特博士：您不用考虑这些事。您常去看戏吗？有没有看到过《流放》？

苏珊娜：（不信任的看着他）

席特博士：我们应当一起去，您一定会喜欢的。

苏珊娜：啊……是外语的吧……我说不好。上一次我看了一场戏……叫什么来着？……两个朋友当中……死了一个……两个都死了……好像不是！……无所谓了，大概是“谋杀者”。——至少是一年前看的，很好。或许有一点儿大男子主义，有点儿夸张！——或许是两年前看的？

酒保：（很谨慎的）您是说席勒的《强盗》……

席特博士：（很突然的）您一定是说席勒的《强盗》！

苏珊娜：（对着酒保，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样）没错儿，谢谢。

席特博士：（生气的）不要让别人纠正您！这是自以为是，好为人师！让人讨厌！如果您看的是亨利·米勒的《谋杀者》，并喜欢它，要比你爱看席勒的《强盗》但看不懂要强得多！

苏珊娜：他并无恶意。（绝望的）我多希望能为生活找到贴切的词儿，哪怕就一次！为了生活！

顾客：（做出举杯庆贺的姿势）女王，为思想自由干杯！

酒保：（疯狂的）这儿可不行！（对着两个人说）我插嘴，希望您们不会介意。在这样的酒吧里，大家都无拘无束。——您也看到了，到处无非都是些哼哼呀呀，吱吱喳喳，晕头转向，颠三倒四！我两个耳朵塞满了废话，被糟蹋的德语，粗俗和自以为是。——其实也不必如此！即便是在这儿、下班以后说话，也不能太不过脑子，太不负责任呀！？

席特博士：她现在不吱声了。——冲着您说的。

苏珊娜：（尴尬的看着他）跟他没关系……我一时想不起来说什么……

席特博士：（看着她，稍停片刻）累了吗？

苏珊娜：多可怕，词语是如此贫乏，——或许关键在于我的经历太少了，我不知道要讲述什么！

席特博士：（试图安慰她）您又不是我的保姆，非要给我讲什么。

苏珊娜：（稍停片刻）我以前不知道这儿是什么样的。——有人提起过，哦，您知道他的，那个年轻人，是我近来……（停了一段，又接着说下去）我根本没想到您会来

这里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谢谢您到这儿来，一改平常的习惯……（重复一遍）我真的不知道……我现在所说的除了牢骚还是牢骚……我不能忍受自己的牢骚满腹……

席特博士：（看着她，什么都没说）

苏珊娜： 我现在卖面包，这是份很不错的工作，因为我自己晚上闻起来味道也香喷喷的。糟糕的是我什么东西都要用钳子夹，不能用手拿，麻烦得很……（断言）真是没意思。

席特博士：您不用没话找话来安慰我。——面包好吗？

苏珊娜： （严肃的）我每周三卖面包，如果您喜欢吃的话，还不算贵。

席特博士：（笑着）我到现在还没有怎么考虑过面包的问题。您或许哪天可以给我带来一个？——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戏，就在周三，您给我带一块面包，我负责剩下的，怎么样？

苏珊娜： （很尴尬的）不，工作一天我已经累得起不来了，我必须马上上床睡觉。不行，真的不行。

席特博士：真可惜。——其实您把事情想复杂了。我不想一个人去看戏，就这么简单。——生活比您设想的要乏味多了——如果没点儿点缀岂不是很糟。

苏珊娜： （停了片刻）您跟我去只会让自己丢人现眼。（又停了片刻，试着让他高兴起来）我读了一本关于一位年轻姑娘的书，有 500 页那么厚。（她快速的说着，有点心不正焉。）尽管她的生活不是那么赏心悦目，而是平凡得几乎贫乏，她对待生活境遇并不那么过度敏感、无病呻吟。在书的最后一页，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

她根本不需要在生活下去，人们可以放弃她，她也可以自暴自弃。这种想法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大痛苦，也没有给她带来绝望或是自怨自艾。她很快乐，因为这个想法终于到来了。她把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，用煤气把自己熏死了。这本书到此也结束了。我觉得结尾很完整。我并不为她难过，尽管她根本算不上是个主人公。她的迟疑和反复无常是那样的措词累赘，但是却不让我觉得有丝毫的无聊。人们可以看出，她在生活中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人。那样简单，然而她在书中所显现的，又是那样的独一无二。那么美！就这样化为灰烬。——她就这样……笨拙的摸索着，在曲里拐弯的、盘支错节的迷宫里摸索……在整整一书中，她都对虚无的出路充满爱意。这些句子、词语、都是虚无，但是一切又都存在……

席特博士：您这不是给我讲得很好吗？！出于担心，不想让一位年长的男人失望。多可爱。

这个故事很美，您应该把它写下来。

苏珊娜：我说了，这是我读的书！

席特博士：我对此不感兴趣，我想读您写的作品。

苏珊娜：您放弃这个想法吧！我面包卖得倒是不错。之后我要到集市上去找活儿。

席特博士：我不想让您生气，真的。——可您说要到集市上去找活儿？

苏珊娜：然后我就没完没了的说！这有多可怕，人会在不停的说话当中突然失去了自己……

真是让人无法忍受！——我还是走吧，不然，就没完没了了……谢谢，谢谢……

(跑开了)

顾客：让她们走。千万别追。以后她们会死乞白赖的回来。(对酒保) 两瓶啤酒！(对席

特博士) 这儿跟在我们那边一样，全世界都一样平等。但是这儿格外的平等。

女人，由她们去吧。

席特博士 : (心不在焉的) 你无法让让漂泊的人停下来，年轻人一旦上路，就会一条道儿跑到黑……

顾客： 您瞧瞧！没错儿！我们那边也这样！

酒保： (把啤酒递给他) 给您。

顾客： 这儿的啤酒真不错。干杯。我的女人也跑了，由她去。呆着别动！后来她又回来了，又属于我了。再也不跑了，死心塌地的跟我。瞧瞧这个…… (从他的外衣中拿出一张叠好的，被翻得有些破旧的海报) 这个就是她，(他把海报展开，这是一张私人度假照片，放大的海报。) 这儿是我的两个女儿……这儿是我们家窗外的风景……这儿我在家里喝着啤酒，多自在……这是加油站的伙计……这是我的汽车……

(当他展现他的照片和没完没了的讲述的时候，年轻人从楼梯那边走过来，音乐变得更大了，年轻人按着节拍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的跳舞。)

席特博士 : (在他看见年轻人在楼梯上跳舞之后，突然他穿过舞厅，对着年轻人大声吼道)
少装洋相，瞧您舞动的那双小腿，多让人反感！你靠这双腿，挣不了多少钱！
您还是向她承认了吧：您和每个人一样思考，您只不过在非常隐密的思考！她无法忍受不思考！——她居然会相信您喋喋不休的废话，什么完全独立的生活、此时此刻。相信您的天方夜谭！您在她毁灭前对她澄清这场骗局吧！

第七幕

在大街上，夜晚。住在出租公寓的男人又遇到了苏珊娜，苏珊娜正从他身旁匆匆经过。男人手中拿着一个建筑工地的头盔。

男人： 如果我再在这儿碰到您，就叫警察了！不是告诉您了吗，您找的舞厅在公园旁边，在南边！你们总是自以为是。——我知道，你们就算找对了地方，也不过是发发牢骚。这个世道！到处是些没有规矩的流浪汉们！自己不戴安全帽，之后到保险公司索赔！我们得去为这些破事儿付钱！你们倒是在远方逍遥自在！

苏珊娜： 后面就是跳舞广场！我刚从那儿过来……

男人： 真的吗？那儿居然有一个酒吧？太好了！真有意思。我们可以什么时候去看看，居然有一个酒吧在那儿。我有几个朋友很愿意泡酒吧！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酒吧！等着瞧！

(灯灭)

第八幕

席特博士的房间，傍晚。女警探和席特博士在谈话。

女警探： 夏天我总是去岛上。每年夏天都是这样。只要可能，我总是住同一个饭店。你们两个也一块儿来吧，就呆几天，来看看我。那儿真是无聊透了。我们可以晚上坐在一起聊聊天。——那儿的夜很轻柔，白天非常热，晚上也闷闷的，让人不想睡觉。——人们都坐在外面，喝喝酒。空气像是丝绒一样。我们可以看看海……眼前只有海，剩下什么都没有，或许还有一些波光闪闪。我们可以坐在

那儿打瞌睡，望天……你们可以就呆三天！难道不好吗！

席特博士：别把我和她放在一起，我还不太了解她。——要是我单独去？不，不合适我，太远了。我必须有事可做——在那儿什么也做不了！而且又这么热……不，我受不了这个。——再说邮局也不好使！我不去……

(有人按门铃)

……对不起，(走到场外)是您？！

苏珊娜：(在场外)晚上好。这是您向我提起的面包，我说好要给您带来尝尝的……您可以多吃一点，不然您就要皮包骨头了……

席特博士：(在场外)哦，非常感谢，这真是太好了……您请进，我们刚刚提到您……我有客人……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品尝面包吗？

(他们一同走进来，苏珊娜站在门口，站在暗处。)

苏珊娜：(对女警探)晚上好。

女警探：(站起身来)哦！晚上好！

苏珊娜：(把两只拖鞋扔到地板上，走进屋来，对席特博士说)我想我会马上把您的地板弄脏的。

席特博士：怎么会！这无所谓！(向地板上吐了一口痰。)镶木地板！没什么大不了的！(从现在起，他开始变得有点儿精力不集中，不时在谈话中看着他故意吐的那口痰。)

女警探：您不想跟我们坐到一起吗？(走到他们身边)我们刚才正在谈论假期。我想说服席特博士到我的岛上来度假。那儿太无聊了，无聊得让人心痛！而且吃的也糟

糕透顶！我定期得肠炎，可以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……

席特博士：我们还是到那边去吧……（他们走过去。）

女警探：（让苏珊娜走在前面，她紧随其后）一个星期在那儿就这样白搭进去了，饭菜糟糕透顶。我有时也借机节食，只喝点儿酸奶，或只吃点儿海鲜，但不起作用，我还是免不了得肠炎。

席特博士：（他把面包揪下来一块儿，吃着，一边又不断的把地板上的面包屑捡起来）这个面包真是太好吃了！（对女警探）您不想尝一块儿吗？

女警探：谢谢（掰下一块儿吃着）真的不错。但是我想，我需要的恰好是这种不毛之地。之后我就要又忍受整整一年。以前我给自己甚至租过一辆小摩托车，从岛上的一个海滩开到另一个海滩，把摩托车放到一边，跳到海里，游一圈泳，再骑上小摩托车，开到另外一个海岸。就这样，两个小时我就可以把整个岛逛遍。每天如果都是这样，就糟糕透了。现在我已经不再这样做了。我干脆整天坐在饭店阳台的阴凉处，无所事事的闲呆着。——我可以根据太阳的位置判断时间：如果太阳照在阳伞下我左脚的大脚趾上，那么就是下午五点钟……

席特博士：乏味。

女警探：（自顾自的说着）当我这样讲我的假期……这一切都显得如此宿命！……又充满想象力。我必须要知道夏天明确的去处，不然我可受不了……（愣神儿的从面包上掰下一小块儿，对苏珊娜说。）或许我可以说服你同去？

苏珊娜：（很拘束的坐在椅子上。）我不知道……我很愿意……

席特博士：她错过开头了。（不经意的又把面包屑捡起来。吃着面包，好像是在展示他在吃

面包一样。) 您的面包太好吃了！

苏珊娜：我不过是卖面包……不是我自己做的……

女警探：您为什么卖面包呢？您是在为一部新作品体验生活？

苏珊娜：不，我想，有时面包是必需的……我想……

席特博士：(试图给她解围) 您就承认了吧，是在体验生活。

苏珊娜：这么说，也可以。

女警探：之后您俩一定要来。答应我：你们无论如何都要在威尼斯乘坐游艇。游艇总是在晚上六点钟出发，在城中央穿行！直接通过马可广场！那是一艘能容纳 600 名乘客的大游艇。我总是包一个豪华间，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阳台——物有所值。不用担心，船上也有像这样的不被打扰的地方，空荡荡的，非常安静，如梦如幻。其他人可能都在游泳池那儿。——大约从晚上六点钟开始，人们不是在酒吧，不然就是在船尾甲板下一个安静的大厅里。四个游泳池全都满登登的。游泳后就上床睡觉。第二天五点钟，顺着运河就可以到达希腊，你会被铃声吵醒，一定要观光观光，再睡个回笼觉。九点钟船到达雅典，所有的人都不下船，到坐落在山上的城里，天热极了！我们可以在那儿呆到两点钟……

席特博士：您总是酒吧里呆着吗？还是这次去了港口？

女警探：不！这时候我去游泳池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望皮洛斯 (Piräus) 城，想你们这些可怜的人们！随后船继续驶向伊斯坦布尔，那有个宫殿，里面有很多绿宝石和黄金。叫什么来着，不是格拉纳达！记不得了——那儿的绿宝石真大！像卵石这么大的绿宝石。(比划着大小) 真大！我通常会下船看一看，而且我们时间宽

裕——或许要到夜里一点钟，我们才会到达岛上，那时会有一种麻痹的感觉袭来，一种让人窒息的恐惧感，每一次都这样，我甚至想马上回到船上，每次都一样。但是我觉得每年我都可以用一整年的时间来反刍那段时光，这对我是一件很好的事。你们不想一块儿来吗？

苏珊娜：（被吸引住了）听上去美极了。

席特博士：（稍停片刻）可是？

苏珊娜：美极了（抓住女警探的手）美极了！

席特博士：（稍停片刻）或许我该做点儿正儿八经的事儿了，做点儿有始有终的事。完成一件可靠、构思清楚的完整作品，只能留在这儿，哪都去不了……我没有度假的闲心……我以前试过几次……两年前，我最后一次度假——那不过是纯粹的逃避。我有一个箱子……等等……（站起来，走出去，在走的过程中把地上故意吐的痰迹擦干净。）

女警探：（在片刻寂静后）这个面包真的很不错。

苏珊娜：每个周三都卖这种面包。（很无助的想要继续对话。）您在那儿怎么和当地人交流呢？没有困难吗？

女警探：他们会说德语，这对我来说很方便，因为我不会说任何外语。我很高兴能再见到您，我是在颁奖典礼上认识您的，也是那次机会我结识了席特博士。你过得怎么样？

苏珊娜：哦，还……还行……（紧张地想找到合适的词）就像笑话里说的：“人们总得拐弯抹角的委曲求全”。这个笑话是关于蛇和小鸟的。忘了是谁讲的？反正用来形

容我很贴切。

女警探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笑话呢？

苏珊娜：这是关于蛇和小鸟的笑话。——好像是小鸟问蛇过得怎么样？蛇说：“哎呀，就是拐弯抹角的爬。你呢？”小鸟脸红了，回答道：“彼此彼此……拐弯抹角的飞呗！”

女警探：对不起，我不太懂。我好像对笑话不敏感。我想问一下您关于的面包创作，您打算写散文还是诗歌？……

苏珊娜：（快速的）我还不知道。这也跟钱有关，我……我目前就是靠这个赚钱。

女警探：是这样。请原谅我问这么蠢的问题。当然了，我想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（引用）耐心是艰难时刻中的良药。或许它会对你很有用。

苏珊娜：（站起身来，机械的用她的拖鞋在打滑）是呀，我知道这句话。每天早晨只要我还想写作，之前我都对自己说类似的话：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一切会好的。而当我真正写作的时候，我就不再需要这些话。这时一切都没了，一切都好了，可以承受一切！我知道，我有耐心，我有耐心。但是没有钱。我知道有钱人是不谈论钱的……这也是一句格言了。我知道……

（她已经走到舞台边缘。灯灭了。她站在影子里，一动不动，像一件家具，几乎让人辨认不出。）

D、

在舞台上空，飘过一朵意大利云，席特博士拿着他的皮箱坐在上面。

席特博士：这是我的箱子！总是包装着相同的体系，绝对科学！地方虽不大，却包罗万象。

在过去的几年中，箱子自然也越来越重了：岁数越来越大，需要的东西也多了。箱子总是跟随我。我登上火车，到罗马去，行程总是这样。我在火车站大厅喝上一杯奶沫咖啡，发现欧洲是那样的荒无，单调，坐上下一趟最快的开往那不勒斯的火车，我在火车站过夜，我只需要从我的小皮箱中拿出牙刷，然后将它原封不动的放在存包处，旅馆里吵得像叫魂一样，让人整夜无法合眼。第二天早晨，看到的还是同样的人！于是我掉转车头，回到那不勒斯，在那儿的大港口，我始终还是带着这个像灌了铅一样重的皮包走来走去。天当然热的，所有的港口都这么热。有一条船要在两个小时之后开往马耳他，马耳他！我登上了这艘破船，随后几小时我就在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的水面上饱受折磨，船似乎总也到不了岸，直到午夜才终于到了苏拉库斯，我受够了船的颠簸，在午夜寻找酒店，背着我那重重的箱子！找到了一个连洗澡水都没有了的地方，在第二天清晨六点钟，有山羊群和臭烘烘的牛群从窗前走过，睡觉是甭想了，我没有清漱，就走到火车站，坐上去西西里南岸的火车！毒药、瘟疫和死亡，数公里长是重工业的厂房，这些让我想流泪！车箱里到处是得着各色皮肤病的人，从阿格里根特（Agrigent）出发，船又开往潘特莱利亚（Pantelleria），像是被驱逐的囚犯船！之后又坐飞机到巴勒莫。巴勒莫的海风让人无法忍受，之后又立即到港口坐船去摩洛哥，到处是粘糊糊的焦油，脏兮兮的、发锈的破船，好像是拐卖奴隶的船。我没有打开过箱子，打开它有什么用呢？一切都是那么零乱？！告别了摩洛哥！之后又去阿尔吉利亚，又是一个发霉的地方！随后去非洲！最后船终于到了法国的马赛！我给自己租了一间上等客房，是法国最好的。法国最好的东西无非是：敲竹杠、次品、“先生们、女士们大家好！这是第

成广播电台。”等等。还有法国大餐，整个行程中我就给自己关在船舱里，喝矿泉水，吃干面包！……（停了片刻）有的时候我想再次启程……无论如何都要去罗马……在火车站喝奶沫咖啡……拎着我的小箱子……我无法忍受到我熟悉的地方去旅行，而且不得不停留在那里……最后我们终于在一处叫里米尼（Rimini）的地方靠岸，停留十天，就这样结束了：里米尼，新建的宾馆，城郊，全包饮食。我没有下海，只是偶尔到海滩，躺在自己的卧椅上，所有的这一切都包在放假里。房间号是53号，喝葡萄酒，眺望大海，打盹儿。多美。……从晚上6点到8点，是吃饭时间，边吃饭边看大海，晚上又观察人，然后上床睡觉。第二天清晨，在小酒吧买上塞得满满的三明治（他笑着，眼睛充满了泪水！）这不是美极了吗。我几乎无法解释。里米尼！（停了一阵）

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一起度假，三个人一块儿去，无论如何！

苏珊娜：（走开）

席特博士：（沉重的，好像这就是可以拯救他的东西）马丽亚洗浴中心，或许……卡尔洗浴中心……很有可能……

第九幕

在集市上，有乐团的音乐伴奏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嘈杂声。

舞台的摊位上写着“苏珊娜沐浴”：

这是一个投掷小球的摊位，顾客要将球投到小孔中。一旦投中，球就会让小木板弹下，坐在上面的苏珊娜就会落到下面装满水的水池中。

小木板又回到原来的位置，苏珊娜湿漉漉的在绳梯上向上爬，想要再坐回原来的木板上，等待下一次投掷者。

水池、绳梯和小木板被是由透明的塑料材料做成的，观众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这个装置很像一个巨大的立方形鱼缸。

苏珊娜穿着很单薄的衬衫。

年轻人在大声叫嚷，招揽生意。

年轻人： 快来啊！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别不好意思！三个马克投五次球！一旦投中，苏珊娜就会掉到水里！不信？！您来扔扔看，一旦投中，你还可以看得更透彻！老大爷？您带眼镜儿了吗？您的手在抖是不是？快上来啊！谁在那儿说什么呢？！我们的美人儿应当把自己擦干？！谁不知道那句儿歌：如果群山只是一座山，众湖只是一个湖，这个山掉到这个湖里，可怎么办？（指点着）神圣的苏珊娜，你可以在水池中掀起风暴！不是吗？谁能使苏珊娜掀起这个风暴？！他只需要平静的将小球投进小孔！有人来吗？！给这位年轻人鼓鼓掌，他有勇气上来投！（一位顾客投球）没投中！你应当再往这边一点儿。（球打中了，苏珊娜掉到水里，湿漉漉的又顺着绳梯爬到小木板上。人们可以透过她湿漉漉的衣服看到她的身体。（席特博士手中拿着一块棉花糖，从边上走来。）我不是说过吗！老伦勃朗看到的观众也能饱眼福！谁下一个，让我们的苏珊娜再次落水？！五个球，只需三马克，这不是白送吗……

席特博士：（挤到前面，激动的对年轻人小声说）停下来！您得马上停下来！这儿太恶心了！

年轻人：（对他说）别这么扭扭捏捏的，劳动不分贵贱……（大声）孩子们，孩子们！见过吗！？洋娃娃掉进汤里！谁下一个？！（对席特博士）别这么多愁善感！那些

在东普鲁士的土地上为我们牺牲的 600 个英灵已经不再有了，我们得自己找活路……。

席特博士：别这么……不要尊严，这么……这么跌份儿！……

年轻人：（把球递给下一个顾客）来吧！（球打歪了）你是在哪儿学的驾驶啊！？或者把牵盲狗忘在家里了？！（顾客五个球都打偏了）我们可不想那么狠心，给没准儿的再赠送一个球（他自己把一个球投进孔里）砰！这样不就成了！（苏珊娜掉进水里。）孩子笑了，牛叫了！（对席特博士）我可以写更好的诗了……

席特博士：（鼓起勇气，使劲的叫着）今天到此结束！打烊！结束！

年轻人：您疯了吗！我们刚刚开始啊？！……

席特博士：休息一会儿！然后你再继续！晚一点再继续！继续！（他爬上投球箱，打开通往水池的小门，用命令的语气对苏珊娜说）您出来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简直是有损人格……！

（集市上的人群慢慢散开。）

苏珊娜：（湿漉漉的从水池中爬出来，哆嗦着）您到这儿来干什么？（尴尬的）是到集市上遛弯儿吗？……

席特博士：（把自己的外套递给她）您把这个穿上。（对年轻人说）你是个混蛋，拉皮条的，你还能干什么！（对苏珊娜）您居然也跟着玩这种糊涂的、廉价的三毛钱歌剧，闹剧，这低级的玩意儿！……

年轻人：多么美好的心灵！您能否给我讲一下到底什么叫拉皮条的？！我们刚开始是轮着演的，但是观众不愿意看我！所以就只能这样了！我们可没有可以继承别墅的

亲戚，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必须自食其力！

席特博士：这也不能成为自暴自弃的原因。(对苏珊娜)跟我走……

年轻人：让我们跳下去吧！或许底下也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糟。我知道这些人，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区别。……

席特博士：您别胡说八道了！您难道看不到这有多么低级吗？……您先学学读本书吧！(对苏珊娜)我们走，你可以在我家换衣服，取暖。

苏珊娜：非常感谢，但是我们得继续进行，一切都进行得很好，(安慰的)您不需要这么生气，我觉得没有什么，底下的水很暖和。

席特博士：跟我走，有可能这个年轻人用什么花哨的理论说动了你，但是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比在这儿袒胸露背的瞎闹重要得多的是。(用手去抓她)我们走……

年轻人：(把席特博士推到一边!)别碰她！她长大了，她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！您回家吧，不然，我也会让您掉到小木板上去的！别插手！您不想掉到水里去吧，博士先生！没人想掉到水里！不要去人人都去的地方！你不要再打扰我们的工作了！

苏珊娜：(对席特博士)您不要再在这儿添乱了……

(当她又爬回原处时，她为席特博士作了一首诗)

我们总会湿漉漉

不论拜谁所赐

我们依旧故我

继续浅尝浅酌

回避土地

回避草地

这差不多是一首诗了？怎么样？……（又坐到小木板上）

年轻人：（叫着）继续进行！中场休息结束，苏珊娜又坐在，小山上了！（对席特博士）您

把我们带出去了（大声）先生们、女士们，谁敢投球，谁扔这第一块石头？！（对

席特博士）您不要太牵强附会……

（灯灭）

第十幕

舞台前面，靠近灯光处是医院的走廊。

医护人员匆忙的走来走去。病人们穿着病号服，零零散散的走来走去。

席特博士（穿着病号服）和女警探（到医院来看望席特博士）在散步，从一旁走上来。

席特博士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没觉得哪儿不舒服，可就是什么也吃不下，一口东西也不

想吃，一滴水也不想喝。毫无胃口，不饿也不渴。

女警探：这样是对的！——我也不能再吃大鱼大肉了！我以前有个坏习惯，总是在咖啡

馆里吃午饭。这些好东西倒没白吃，全长到身上来了……瞧这儿，多结实。洗

澡时我都不愿意看到自己。之后，我就改去警察食堂，那儿的吃的，我就不说

什么了。我现在坐办公室，工作不用跑来跑去了。我也很少有跟踪犯人的任务，

本来跟踪犯人是锻炼体格的。说老实话，过去也没有人强迫我去抓犯人。我

学的就是这一行。现在，我一年就偶尔去几趟射击场练练手。剩下就是坐在办

公桌前或者车里，我们的房子里有电梯……但是您多少也要强迫自己吃点儿东

西呀！这可不是开玩笑。有很多小姑娘因为厌食死了！

席特博士：(笑着)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，不，我就是不想吃。我也不想再吃了！有一个很有天份的人，我相信我的判断力，我见过很多例子，分得清孰优孰劣。——然而她却要放弃！我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！？为什么会这样？——总是这样，他们全都放弃，停滞不前，把自己消磨掉！——“苏珊娜沐浴”，这就是结尾！——好像我们的文化就是一个污浊的大染缸，从底层来的孩子无一例外的要死光，因为他们没有免疫。好像我们的奖励是让其堕落，我们用嘉奖俘获这些天真烂漫的幻想者，把他们绑到生产文化饲料的机器上！——我看到就必须得阻止这些！？难道为了保存我认为好的，我必须阻止他们？！我总是破坏了我想扶持的！？从早到晚做的都是错事！难道我就得忍受嘉奖胜利者的口吃；指责文化机器！？或许应该把文化垃圾筒里面装上文化畸形儿，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了！这一切不都是颠倒了吗？一个爱书的人除了将书毁坏和阻碍，一生无所事事，仅仅因为他想把好书拿到所谓公众的面前！

女警探：怀疑不是个好东西。您别再这样了。怀疑会杀了一个人。怀疑可以这样轻易的钻进我们的脑子里，不知不觉。它一旦在脑子里就把一切都吞噬掉，像个大虫子！有的时候我也会被这个词儿绊倒，它吞噬着，好像要破坏一切！怀疑会让我在审讯中间开小差儿，胡思乱想，为什么审讯在德语中还表示误听、听错的意思，难道我的任务就是听取错误的东西，或者是误解？好像我被愚弄了，我正在做的与初衷正好相反。还有“说出来”这个词，好像证词真的有一个出口，可以倾诉出来？因为这些语言的游戏，我好像受了诅咒，想要颠倒一切，对什么都不信任，想杀人！我或许是一种死亡，我的职业就是扼杀任何语言。说出来真的能出来吗？白天过去了，夜晚来临了，我呆呆的望着自己，感觉透不过气来，

我……是什么……这就是怀疑，怀疑是有害的。别再怀疑了。我们要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，这点很正确，也很重要。

席特博士：(很高兴的)谢谢。能够被您审讯，听错，或误解是件很有趣的事，当您坐在那儿对着窗外浮想连翩，去考虑你职业的意义与无意义，而犯人却在对您讲述恐怖的谋杀细节，那么您所记录的证词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哲学论文了？

女警探：相反。我告诉您，我避免留下自己的想法。我也不适合有自己的想法。我的证词记录都是最枯燥的，枯燥得让您难以想象，事后我能读就可以了。

席特博士：(停了片刻)这是个权力的问题，没错，权力的问题。就像她湿漉漉的站在那里……绝望的……她无法躲过我的眼睛……她是那样的清描淡写，又无所谓的样子，但是她是因为害怕而颤抖，而不是因为寒冷……

女警探：这不是您的责任，我们的恶习似乎在于让自己对所有的事情负责任，这是自以为是！您一块儿到岛上来吗？我邀请您。希望您不拒绝这个邀请。我可以在阳光下给您讲述弗里茨的故事，您还写关于他的论文吗？

席特博士：最近没有，我想不起来要写。——您太好了，非常感谢。但是我可以在这儿找到素材，就在我现在在的地方——！在这里，现在！您请讲……

女警探：我知道，这不是一个人能做的，需要帮助，——但是以前有一个明显意图，就是去岛上——人们或许应该尝试多种意图——可能……

席特博士：岛，岛！

女警探：或许我们可以看看那儿的动物，——看夕阳！夕阳是让人心醉的。

席特博士：(不知所措的)为什么不呢。好，可以一同看夕阳……(两人下)

(灯灭)

第十一幕

在有巴洛克装饰的大厅里。席特博士瘦弱不堪，脸色苍白，一动不动的坐在一个装满了美食的餐桌前。他旁边站着一位护士，正在对他说话。背景有小提琴音乐。

女护士：或许您可以吃一点黄油小牛肉羹和菜叶汁？

席特博士：(一动不动)

女护士：或者尝尝这个：蒲公英菜沙拉和羊肝儿，还有百里香嫩芽？

席特博士：(一动不动)

女护士：但是席特先生，我们总得吃点东西呀！或许经过过滤的流食更好些？——早金莲奶油汤怎么样？里边有鲜嫩的鲑鱼小丸子？——软软的！——要么您想来点儿甜？——覆盆子果锅粬怎么样？

席特博士：(一动不动)

女护士：(尝试别的办法) 今天上午那头好玩的小山羊怎么样？——还记得吗？它让您很高兴的。还记得小羊羔是怎么舔你的手的，用它那甜甜的，粗糙的小舌头？

席特博士：(一动不动)

女护士：在动物园里？！

(苏珊娜走进来，拿着花，到医院看望病人)

苏珊娜：他怎么样了？

女护士：还是老样子。

苏珊娜：（坐到餐台边）可以吗？（吃起来）您为什么什么都不吃，席特博士？——这真是太好吃了！（吃着）

席特博士：（一动不动）

苏珊娜：席特先生，我们需要您！不要像懦夫一样！您想避之大吉吗？您以前是很会兴风作浪的！您至少得再来一次！我在您的诗集当中给您写了一首诗，就是那句：在此停留，浅尝浅酌，不去触摸土地与花草。——您还相信诗歌吗？！

女护士：或许您想躺下？

席特博士：（一动不动）

女护士：（对苏珊娜）或许他不喜欢巴洛克风格？其他病人很喜欢这种环境。——席特博士！您喜欢巴洛克风格吗？

席特博士：（一动不动）

苏珊娜：我真的看不下去了……（站起身来）我憎恨这些！（给席特博士一记耳光。）您是胆小鬼！我受不了了！您——竟然用煤气……！怎么可能用煤气？——这些有毒的气体！（她揪起他的领子，晃动他。）别再这样了！我承受不了！我没办法实现您的梦想，我能怎么着？！您倒是吃啊！动一动！你这面瓜！——我不欠你的！（试着把吃的东西硬塞给他。）我……我……（又打了他一下，晃动着他，突然又松开手。停顿片刻：）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

女护士：（对苏珊娜）这时奇迹会发生……（也给席特博士一记清脆而轻快的耳光）席特先生，您听到了吗？——我们可不想惹年轻女士生气！您愿意她离开我们吗？

如果她走了，我们又坐在这儿，就这样捱到晚上？您不想这样对不对？

席特博士：(慢慢开始吃东西)

女护士：太好了！又发现一个弱点！不然的话，我们又要静脉注射了，他的静脉越来越细了……这很说明问题……(把苏珊娜带出去)您知道，他像个老小孩儿一样，顽固。——可我看得出来，您来他很高兴。这能从他的眼睛看出来，他眼睛中又有了一种光。——他一定认出您来了。您也总是那么倔强……我们会把他治好的……

(两人走开；席特博士一动不动的吃东西。女警探走进来，手中拿着一个蛋糕)

女警探：席特博士？——您好，我给您从我最喜欢的咖啡馆带来了点好吃的……您在睡觉吗？……(走向他，不敢碰他。)您是对的，睡吧……如果考虑到(她坐下，把蛋糕拿出来，开始自己吃。)我们可以在睡眠中——(以下的话她好像是一半对席特博士，一半在和自己说，一边很机械的吃着东西)在睡眠中——：您好，刑警大队——

：哦，很高兴，能怎么大岁数了还能认识您。我已经 83 岁了，我这辈子只在录影剧场里看到过您。

：现在都叫影院了，难怪我们总是碰不着。

：有可能。您找我有何贵干？

：这是关于我手中拿着的这样东西，您认识它吗？

：是啊，这是我妻子的头。

：什么？！

: 她今天早晨出去买东西。

: 之后您就没有再见到她? ! 一直到现在? 您可要想清楚。

: 对, 肯定没有。尽管我已经 83 岁了, 这个我还记得住。

: 是这样……这么说, 您与您妻子的死可能没有关系。——先到这儿, 谢谢您。

: 不客气……可以从这儿出去……再见……

然后下楼梯, 把那件东西放回我车的后备箱, 向家开去。——这一切既可以发生在银屏上, 也可以发生在生活中。——家里的死亡或者是电视中的死亡——没有什么区别。您说的对……我理解您……可还缺点什么……

(在她说话的时候, 灯光慢慢摇向暗处, 苏珊娜一声不响的坐在舞台边上, 一动不动, 像是一件家具。女警探在吃东西, 席特博士也一动不动的躺着吃东西。)

E、

在舞台上空飘过一朵颁奖仪式云朵。云朵让人想起第一幕的情景, 这也是模拟第一幕的片断, 只是一切要更色彩鲜艳, 更醒目。

年轻人站在迷你讲台前, 在他面对着背冲着观众的嘉宾: 柯兰茨女士, 夫人和乐团团长。所有的人都在衣服外面套上一层薄薄的透明塑料外衣, 头顶上也戴着同样材料的塑料帽子。没有任何声响。

然后, 从后台传来很小的声音, 与商店的扩音器音量大小相当: “一二, 一二三四……”

(这是一个希尔·比利的音乐, 没有歌词, 就是一二, 一二三四, 伴奏乐器是活泼而快速的

班卓琴。)

年轻人：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言语，向您们表达我的喜悦。我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，在这里，

从您们手中接过这个奖项，它将鼓励我写出更无愧于该奖的作品……

柯兰茨女士：(对另外两个人)他说更无愧于该奖？！他们到底还会不会说德语？到底有完

没完？！

乐团团长：到这儿就完了！

夫人：彻底完了！

(灯灭。希尔·比利的音乐越来越响——然后突然，嘎然而止)

9/90 第一稿

2/91 第二稿